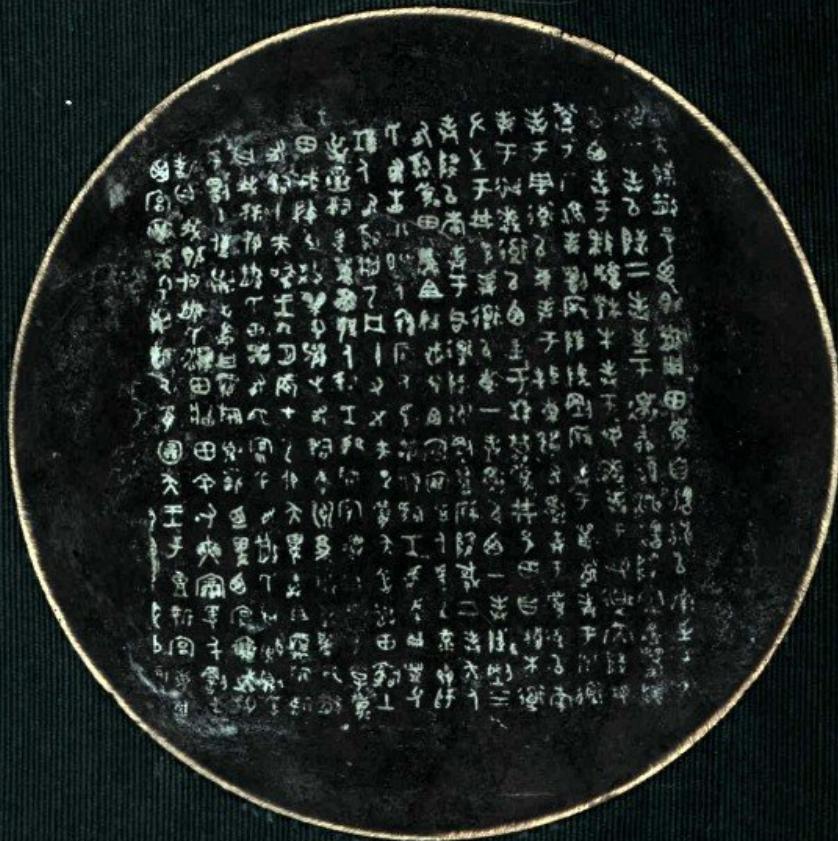


全大字典



金
玉
大
官
典

沈嘉善書於
丁巳夏


序

金文即青銅器刻辭，宋人謂之鐘鼎彝器款識。其始見諸西漢張敞之讀美陽古鼎厥後郡國山川雖有出者率鮮著錄。北宋漸受青睞，見器六百四十又三。翟耆年籀史著錄鑽研之者三十餘家。洎乎清季鐵路礦山先後興建，前古遺址，迷相出現，達官貴人又有財力聚而好之。上虞羅振玉出其墨拓四千八百三十為三代吉金文存，長春于省吾又增補六百十六為三代吉金錄遺。五十年來陸續又有發現，中國科學院共收墨拓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四為殷周金文集成。國內外私蓄未及著錄者，未始蔑有。

我國漢字形成於夏商之交，即所謂二里岡時期。其始也不過一二似字非字之氏族徽記，繼而有祖某父某兄某之專用器或祭器。至西周則有一百七十四字之齊侯鑄，四百九十七字之毛公鼎，五百五十七字之殷氏盤。

宋人劉原父作先秦古器記，稱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今之所得與夫學者論定，學術價值豈止於此。

一藉此可知重大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之價值也。

墨翟斥古之王公貴人，身死之後，必多為屋幕、鼎鼓、几筵、壺盃、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節葬證之鄭韓邊界發現之鄭國古墓，安徽壽縣之楚王古墓，河北平山

金文大字典

二

之中山王墓，湖北隨縣之曾侯乙墓，廣藏之多，尚非墨翟所盡舉。

古人恒言建功立業之豪傑，唯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奉之宗廟，以顯父母，揚名於後世。鐘鼎彝器，非歷史重要人物，不能作也。所作之器銘，乃當時政治軍事之實錄，利段稱珷征商，佳甲子朝歲鼎正，克聞厥又有商。辛未庚午，王在東閭師，錫有事通司利金，用作釐公寶樽彝。牧誓但稱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誓師，而不言其戰勝經過及賞賜功臣。

大雅蕩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內變于中國，覃及鬼方。不書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可見殷末周初受鬼方之威脅很大。小孟鼎紀成王二十五祀，孟伐鬼方，獻俘萬三千八十一人，自是一場大捷，而史家未及紀也。

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崩，管蔡武庚率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紫誓頌泮，亦多道及。鬼戎首淮夷，敢伐內國，參生盪王，征南淮夷，號中盪，號中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盪。曾伯黎簋，克狄淮夷，印夔飼湯，自是姬周立國大事，作器者皆戰役有功之豪傑也。

本紀又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廟鼎佳王伐東夷，伯懋父段自稱以殷八師，征東夷，或即其事。魯頌宮，及彼南夷，莫不率從，無異段，佳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从王征南夷，則本紀未及載也。

楚世家言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雔，至於郢。本紀且

言昭王南巡不返卒於江上。魯頤有“戎狄是靡，荆舒是懲”之語。小雅也亦云“蠢爾荆蠻，大邦為讎。與北方獮狁並舉。連伯段以至伐反荆。禽也獻。王伐楚疾，天段王伐楚伯也殆即其事。言伐獮狁者有宣王五年之兮伯告父盤。宣王十二年之號季子伯盤以及不著年紀之不娶段蓋三器此皆重大政治事件見諸歷史人物所作之祭器。

二藉此可窺兩周朝章法度也

孔子論語八佾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以戰國交爭，嬴政坑焚書，缺有間。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儒者以其晚出，疑信參半，或斥之為劉歆偽造，佐莽篡漢。學者欲有論定，舍本文其奚取哉？

地官保氏教國子，三曰五射。鄭玄注：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靜彝王令靜嗣司射，學宮小矢，眾服，眾小臣，眾厥僕學射。零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市弓爛會，數益弓，邦周射于大沱。靜學無罪，也憲。王錫靜鞞，制言：大學在郊。天子曰辟，也麗，諸侯曰類。宮，蔡邕月令論云：辟，麗之名，乃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然。則彝銘周射于大沱，即天子之辟，麗也。前人多謂靜彝為宣王為太子時所作，若然，宣王即位之後，北伐南征，建中興之業者，不能不歸諸辟，麗教養之道。

春官大宗伯以脗膾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注：脗膾，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

金文大字典

四

之國同福祿也。秋官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國。大殷往十二年二月既生霸丁亥王在鑪脤宮。按歸鑪不當讀饋集韻六至饋歸脤同字通作餽。饋之為鑪亦猶餉之籀文為鹽也。脤脤小篆作脤皆謂王祭社稷饋肉于同姓諸侯同姓諸侯祭祀祖先亦饋肉于天子。交互往來致福也。

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儀禮觀禮饗禮乃歸饗亦作享左傳僖公廿八年晉文公獻楚俘于王乙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杜元凱云既行饗醴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弊帛以助歡也。大鼎大以厥友宥王饗醴以是而知周官儀禮作饗禮者皆醴之段字。

秋官司約凡大約廟書于宗彝小約廟書于丹圖時至今日丹圖尚未出現禹攸从鼎記攸衛侵牧其地造于王王命相史南以即號旅迺使攸衛誓。召南應鼎以告饗歲匡衆及臣廿夫寇禾十秭訟匡季求乃人并懾以罰匡季稽首謝過願以五田及衆一夫臣四夫以當罰散氏盤因矢國侵其地由矢國派遣十五人與散有司十夫在王九月乙卯日作誓乃為圖由此而知周官所言實有其事。

三可以藉此解決史料糾紛也

兩周至今積年數千百家爭鳴傳聞或異凡今之人殊難取捨而鐘鼎彝器每有古人第一手資料例如史記周本武王追思先聖乃褒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呂氏春秋慎大封黃帝之後於鑄禮記樂則云封黃帝之後於薊按司空季子覽

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國語四晉鑄公簠銘云乍益姓車母勝簠任之為姓亦猶侯之或體作姪姫之或體作有性別更旁爭也其為黃帝之後信矣以是而知呂覽是而樂記非也唐韻鑄讀之成切照母幽部祝讀之六切不但同母而且同部呂覽作鑄為本寧史記作祝同聲通段字也淮南子微真訓今失治工之鑄高誘注鑄讀如垂祝之祝也

左傳襄二十七年邾子薨卒杜注邾宣公也穀梁傳作邾子聰公羊傳作邾婁子聰傳世古編鐘有銘云龜公經擇其吉金玄鑠盧呂自作龢鐘足證左傳是而公羊穀梁皆非也

公羊傳昭公十年宋平公成卒左傳穀梁史記宋微子皆作宋公成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宋華向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向鄭卿甲出奔鄭杜預注公子城平公子說文上部城从土从成成亦聲故城亦通成左傳文公十年齊王子城趙策韓守成舉史記若平公名成則其子焉得名城蘇秦列傳作城舉史記鑄鼎款識有宋公成之譜鐘六器以是而知公羊是而左穀史記皆非也

史記田敬仲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卒六年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國年表同司馬貞索隱按紀年梁惠王十三年公元前五七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公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陳侯午諱云佳十又三年陳侯午以羣諸侯獻金作皇妣孝太妃祭器簠鐘足證桓公卒在位不止六年以是而知紀年是而史記非也

金文大字典

六

四可以藉此認正兩漢經師之誤也

史籀篇壁中書其源皆來自商周古文平王東遷秦襄公撫有宋周故地君臣上下守成而已東方各國則以政權之轉移諸多更張文字體勢趨向約易近來發現之心陽侯馬王片載書與夫楚墓之手寫簡書與說文所收之古文同一轍也而岐陽獮碣秦公段大良造鞅銅量則與史籀大篆同一轍也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簡冊所遺東方古文也漢初諸儒生於戰國末年或仕於李斯同文之後不但不識商周古文甚或不知東土古文西漢中葉能通讀李斯倉頡篇者已寥寥無幾劉向父子校書秘閣分別七略之外間舉論文於別錄後漢安帝永初四年百十元年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安其所習率鮮認正故便詞巧說每多以誤傳誤例如古字文作龠或𦇏與龠形近故大誥誤文王為竈王者六竈王遺我大寶龜

天休于竈王興我小邦周

爾知竈王若勤哉

予不敢不極卒竈王圖事

肆予曷敢不越印敕竈王命

君奭誤竈王者二

我道惟寔王德延。

在昔上帝割申勸寔王之德。

按大雅綰比于文王毛傳經天緯地曰文文王之尊號其義在此偽孔傳不知寔為文之誤訓為安天下之王。

大誥誤文人為寔人者四。

予曷其不于前寔人圖功攸終。

予曷其不于前寔人受休畢。

天亦惟休于前寔人。

率寔人有指疆土。

按大雅江告于文人毛傳文人文德之人也今中鐘用侃喜前文人西宮殷前文人秉德義亦在此偽孔不知寔為文之字誤乃釋寔人為安民。

大誥以于敉寔武圖功

寔武蓋文武之誤其義猶毛公鼎亾不閑于文武耿光牆盤貉履文武長烈偽孔不知文武為文王武王之合稱乃示撫安武事謀立其功。

大誥乃寔考圖功寔考亦文考之誤金文言文考者不可僂指數或曰文父文祖考皇文考其義多謂繼業守文之父祖偽孔則謂寔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

古文君本作周與古文居作居形近史頌德蘇鼎里君百姓帥埠穀于成周休

金文大字典

八

有成事。周公葬里君，罪百工，罪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以是而知酒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逸周書商誓：「昔及百官里居，里居皆里君之字誤。」里君即里尹。左傳三
年，君氏卒，公羊毅梁作尹氏卒，荀斗大禮記雜記言，喪無主者則里尹主之。鄭注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鄭注為百官族姓父卿大夫致仕者鄉里者，以此例推，逸周書祭公用夷居之大商之解，殷墨子中志：「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非命下易居為處，作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按左傳昭公廿四年引佚書，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逸周書明堂解，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偽孔傳不知殷紂之被稱為夷君，紂夷之義在此。而在偽古文尚書秦誓訓：「夷居為平居。」

古文氏多作尹，與民之古文卑形近，以是而知多方尹民當作尹氏。尹氏為內史之長，掌書王命及制祿命官。小雅節南：「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其政治地位概可知已。經文先言「猷告爾多方」，繼言「惟爾殷侯」，尹氏殷義為眾。鄭注：「士與女殷其盈矣。」毛傳：「殷猶眾也。」與大誥肆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文異而義同。偽孔傳不知其義訓，尹為正，謂殷諸侯之正民者。

古字，壺作鑊，或鑊，與巹形近。秦置龢鐘，啖鑊在位。晉姜鼎，乍鑊為亟。宋人並釋壺為惠，天水發現之。秦公段，啖壺在天，亦有人釋啖惠在天，以是而知周頌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實駿壺之字誤。曲禮言削瓜，士壺之。鄭注：「不中裂，橫斷，去壺而已。」釋文，壺

音而孔穎達正義，橐謂脫華處。意即帶柢之段字，曲禮天王登假，指之廟立之主。曰帝駿駿，駿晚皆後之段字，駿橐之義在此而已。橐為亟，萬年無疆，亦猶大雅嵩高維嶽，駿極于天也。鄭箋不知駿惠為駿橐之字誤，而云大順我文王之意。

秦盡蘇鐘，橐^斗二國。宋欵識學家釋，橐有下國，秦公段，橐面三方近之，亦或釋橐有四方。按橐弇同字，集韻^{十一}，五音上聲五段，或作儉，或作峯。說文三篇弇古文作匱，尚書韻^{十四}，十九段，外橐作匱，與橐之古文作匱^六，國語^古，三十古錄^四，十七號引籀韻^去，形近易誤。以是而知大雅^{王周頌執}橐有四方，魯頌^{閟宮}橐有下國，橐有下土。橐有鼈蒙^{商頌}玄鳥^{周語}，單襄公曰：「故凡我造國，無從匪橐。」草昭注：「造謂作食，物之處，即橐也。春官太祝^二曰：「造鄭注故書造國語中。」橐有兩字，其義亦猶是也。毛傳不知橐當作橐，而訓為大，鄭玄不從傳義，攻訓為覆，亦未為得。」

五、可以藉此謏正說文解字之誤也。

前代學者稱許書之長有三，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滂喜、訓纂以下十四篇，字止五千三百四十。叔重收錄篆文九千四百三十一，重文異體一千二百七十九，所謂萬物咸覩靡不兼載。此一長也。史籀三倉亦猶後世千字文等書，采取若干常用字，組成四字一句，兩句一韻，以供誦習。學童死記硬背，往往不知其字之所从。叔重則以六書分釋字之義形聲，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此二長也。不但如此，且把九千四百三十一字歸納於五百四十部，為呂忱字林、顧野王玉

金文大字典

十

篇所仰範此三長也。顧其書完成於後漢安帝建光元年前二年公元一百一十年上距李斯同文元
所見止九篇耳。故字之加旁更旁者不易據形系聯此一蔽也。保氏六書為後人長期觀察漢字形成之六條客觀規律非謂造字者自定之六條主觀準繩也必求劃一隸屬終將歧互百出此二蔽也。五經諸子用字造詞之書也兩漢通人以字說經之學也說文解字探索造字之秘也若鄙博采通人以經說字其於字之假借引申為用者每每不知所云例如

說文篇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卜辭未見皇字金文作皇或作豈从王从凶或鬯凶鬯為日之別體象日光暉煌形並不从自許氏又云王天下所歸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字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卜辭王作玉金文作玉或作丕皆从山从二山古文大字二古文上其義猶洪範云火曰炎上古人以日與大熱光近似凡字以火表義者亦或更旁从日如韋本又作輝焰與昭同以是而知王皇煌雖本一字也春秋繁露釋名號王者皇也蔡邕獨斷皇者煌也魯頌泮蒸蒸皇皇鄭箋皇當作雖爾雅釋詁雖皇皇美也王皇之所以用為尊稱其義在此而已許說形義失據

說文篇皂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已所以扱之或說皂一粒也卜辭

作且作笪或作笪。金文作笪。上象器蓋，下象圈脚，皆不从匕。次伯段氏自作寶。楚姬段、大姬作寶。尊曰恭商段。乍不為商彝。以是而知匱為匱之初文。匱、段皆匱之表義加旁字。

說文三篇：段，擗屈也。从匱从匱。匱，古文匱字。按：段為段之或體。段即宋人誤釋為匱之匱字。匱即匱之繁文，非匱字也。頃段用乍皇考龔叔皇母龔妣寶尊段師。追段乍孟姜尊段。追段用乍朕皇祖考尊段。唐韻段讀居又切。見母之部。匱讀居消切。不但同母，而且同部。

說文五篇：舞，樂也。用足相背，从舛，無聲。翌，古文舞，从羽亡。無六篇：豐也。从林，𦥑。或說規模字。从大，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此與庶同意。按：廡字籀文作廧。九篇：無亦作廧。玉篇：舞，廧同字。𦥑，頭上是舞。無本一字也。春官樂師有羽舞、旄舞。人辭無作𦥑。金文作𦥑者，旄舞也。故其字表義从羽。上舞六國古文作翟。唐韻：廧，讀文。甫切。明母陽部。魚陽陰陽對轉者，羽舞也。故其字表義从羽。上舞，武方切。明母陽部。魚陽陰陽對轉者，羽舞也。故其字表義从羽。上舞，春官序官旌人注。小篆作舞者，人舞也。故表義从舛，用足相背。許氏訓無為豐，則段無為蕪。爾雅釋詁：蕪，豐也。非無之本義也。

說文八篇：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按：九篇：髡，或从元。小雅正月：胡為虺蜴。劉歆爾雅注：虺作𧈧。玉爛寶秋官掌戮髡者使守積漢書刑法志：髡作完。說文八篇：完从宀，元聲。寇三篇：从宀从完。賈鼎寇作𦥑。司寇良父壺作𦥑。虞司寇壺作𦥑。考元之本

金文大字典

十二

義為人首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秋人歸其元杜注元首也。賈鼎作𠂔者，特著其人之首，在六書為象形。良父壺作万者，从人从一，一為指示性符號，示人首所在之部位，在六書為指事。虞司寇壺作方者，从人从二，二古文上字，人上為元，在六書為會意。許書一篇，元从一，元聲本段王唐韻愚袁切，疑母元部集韻入聲，転或作軌音。魚厥切，疑母祭部祭元陰陽對轉。髦从兀聲，唐韻苦昆切，溪母文部上古韻位元部第十，文部十二聲韻學家謂之隔部借韻字也。是元也，兀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說文十篇，奚，大腹也。从介，系省聲。絲籀文系字。卜辭金文作奚。卜辭亦作𦥑。變从女為从刀。女為人體正而形，作刀者，側視也。从人从系，即小篆之係字。孟子梁惠侯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奚字象手牽索以係人，為俘人之暴力行動，亦或用為被俘者羞辱之詞。表義加旁，奚亦作僕。益子萬章上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史記秦本作百里僕。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史記晋世家作祁僕。以是而知奚係本一字也。性別更旁，僕亦作歎。敦中古俘奴男女並有之。秋官集解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鄭玄曰：奚隸女奴男奴也。說文十二篇，僕，女隸也。許氏但知僕為女奴，而不知奚為男奴。

前代好古之士，有心纂輯古文字典之作者，首推後周宗正丞郭忠恕采錄漢魏以來輶轉傳摹詭更變亂之所謂古文。依說文部居為汗簡一書。趙宋受禪，郡國時有古器物上獻。江州夏子喬，竦大中祥符年間備員史館，深懼問及古器列辭，倉

猝無以論定，乃采汗簡以下九十八家斷碑蠹簡，準唐切韻二百十韻，成古文四聲韻五卷，以便檢索。其後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熊朋來廣鐘鼎篆韻，袁日省漢印分韻，桂馥繆篆分韻，多效其法。良以古人屬辭每以音類比方，段借出之，其在語詞為尤甚焉。加旁更旁，信手增易，一字數形，後先錯出，必欲墨守五百四十部居，尋檢未必方便，故舍形就聲，遂成風尚。

時至晚清，商周遺蹟發現於山崖水隈者十倍往昔。吳縣吳晴卿徵嘗疑許書數引秦刻石而不引某鐘某鼎之文，知即國所出鼎彝，許君實未之見。爰據耳目所及，輯錄商周彝器石鼓殘字以及李斯同文以前之古幣、古鉢、罰器四千七百餘字，分隸說文篆文之下，別以字之不可識者為附錄一篇，名曰說文古籀補，循名責實，未始不可以為一家之言。不料瑞安黃仲弢續其缺失十四，上虞羅叔言振玉亦言其不當有五，而丁佛言強運閑則全然不顧前人求全之論，而為之再補三補焉。

東莞容希白庚午年就學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以商周鐘鼎彝器款識，單一字體成金文編，體例一依窓齋之舊，蓋受其師鄞縣馬叔平衡之指導，所謂治古文字之學。羅氏又一弟子番禺商鈞永撰殷虛文字類編，石刻篆文編，羅氏之子願為璽印文字徵，瀘川孫怒潮海波為甲骨文編，吳縣顧起潛廷為古甸文書錄，其於字體各自綜合，足饅來學，而其鄙居咸襲汗簡之舊。

金文大字典

十四

不佞早年嘗欲徇集金文，師法許書首創精神，融合形、聲、義於說解之中，而以商周字例改併部居，便於讀者。誰知蒙冤誣陷二十幾年，不得從事筆硯，洎乎平反昭雪，年齒已逾古稀，而且患有心臟肝胆多種疾病，先後動過三次手術，頭童齒豁，精力大不如前。幸得青銅器鑒別專家馬君承源，甲骨文專家潘悠女士，與夫碩士研究生王文耀、沃興華之助，重上教學科研崗位，之數子者，才大心細，且亦幾經風雨，為之搜集拓墨，複印剪貼，兢兢業業，絲毫不苟。拓墨或有漫缺，悉仍其舊，深恐措改失實，滋益妄測之弊。又為搜集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經典釋文、廣韻集韻諸書之重文異體字，作為探索形聲更旁之客觀依據。所有音切，雖以唐韻為主，吸取錢曉徵、陳蘭甫禮、董星曾運乾、王懷祖念、孫古韻部所究之成果，作為探索同聲通假以及注音更旁之客觀依據。須知古人屬辭文字，或無定形，而聲韻音理，未始不可推斷。因形以求其音，因音以求其義，聲音訓詁，互相表裏，然後定其取舍，不據一人之見，不拘一書之說，此乃不佞與同人之所牧牧，以求而不敢一時或忽者也。

本書定稿之後，得王超英、李行達、季培華三君承擔鈔寫任務，又承學林出版社雷君群明、陳君達凱、張君建一大力襄助，使風燭殘年，得見其成，此又衷心感激而不能自己者也。一九九四年三月廿八日，永嘉戴家祥幼和有書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時年八十九。

凡例

一、取材及收字

(一) 本書金文字頭均根據銘文拓片輯錄影印，以保持金文的本來面目。個別錯金銘文，如《鄂君啟節》等，則采用摹本剪輯。

(二) 解放前資料收自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及巴納、張光裕《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匯編》等書的銘文圖錄。

(三) 解放後資料收自上海博物館青銅部專家親臨全國各地博物館手拓的實物資料，以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博物館編的《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

(四) 本書所收字頭力求清晰、完整，但也收了少量局部殘泐而仍可辨其形體結構的字頭。這對研究青銅器分類、斷代、器主身份、文字形體、禮儀祭祀乃至天文曆法、歷史地理等，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五) 凡字頭的殘泐、模糊部分，本書均不作任何加工。這不僅在於保留文字的考古特色，更由於賴此能給文物界研究銘文真偽和青銅器鑒定提供字形標準。

(六) 凡字跡完全不清、不能明辨其結構者，本書概不收入；字形、句型完全相同的一組同名器，或者同器的蓋、器銘文，收其比較清晰的字頭。